

現代文學叢刊

樹下集

高植著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文學叢刊

樹 下 集

高 植 著



中華書局印行

樹下集目錄

一	樹下	一
二	估價	一五
三	都市的宗教	二五
四	秋橋	六七
五	咒神	九三
六	殺雞	一二三
七	同	一三三
八	酒後	一四七
九	除夕	一七二
十	方福	二〇一
十一	談判	二三三

十二 淚

二四

跋

二五

樹下集

樹下

『讓我把信看了再說吧。』

『好，小姐你看信吧。』

杜奶奶睜着文盲的眼睛看瑞小姐讀信，顯得老態龍鍾了。拆開了剛才接到的信，瑞小姐一行一行地看，信中有幾句是這樣：

『……薔在上海和人同居了，她身邊的人和環境都許可她如此。我在南京，我的情形你明白，我必須舉行一個結婚儀式，無論是怎麼簡單。爲什麼我們有如此的差異，這完全受環境和自己所受的訓練所決定，絲毫不能勉強。大姊守寡，才三十歲，環境和她的教育決定了她不得再醮，戰勝且壓迫她的本性，這就和爲什麼有的人爲自己的主張去冒生命危險的道理彷彿。人

雖然是支配的動物，但人的被支配性却往往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生活是一個悲劇的爭鬭呵……」

她們坐在一株高大茂盛的樹下。杜奶奶是瑞小姐的三姑奶——她祖父的三妹——的婢女，知道許多已往的故事。她服侍過三姑奶十年，嫁人後還一直服侍三姑奶到死。她的兒子又已經養了兒子，她飽經了許多光榮的與悲苦的世故，兩隻眼角和面皮上刻着深條的生活的皺紋，她不再做工，只在太太小姐們高興時陪她們談天，說往事，這是她消度殘年的最適意的事情了。

在樹後有一個「貞節牌坊」，是整塊的大石頭砌成的，上邊刻着花紋，有一小長方石塊上刻着「聖旨」兩字，當中是諱號，兩旁是一副對聯。牌坊有風雨侵蝕的痕跡，看來有些滲漫斑駁了。

杜奶奶看瑞小姐沉思地摺着信，說道，

「小姐，你們認識字，真是福氣呵。當年伴三姑奶念書，要念，也識得幾個

字了。』她的口氣流露了傷感的情緒，但仍然是笑着，摸了摸腦後的髻。

『好，你再講吧！』瑞小姐望着杜奶奶。

『我講到那裏？』她自思自語著。

『你說三姑奶奶要出閣的那年。』

『呵，對了。』杜奶奶笑着說，『那年不是三姑奶奶出閣嗎？嘿，才熱鬧啦！現在的文明結婚那裏比得上呵。三姑奶奶的嫁粧真駭人，排起來要擠滿了兩條街，單是被就有三十二床，帳子春夏秋冬的全有，六七頂看的人誰不說三姑奶奶氣大呵！』

她回憶到遼遠的過去的光榮情況，不禁神往了。好久，才回復過來，繼續說道，

『那一年，天下太平。真是再也不想有那種好日子過了。三姑奶奶那年才二十歲，姑爺才二十一。我跟三姑奶奶一道到姑爺家去了。姑爺家也有錢，穿不盡，吃不盡。我那年才十六，三姑奶奶不要我做重事，我就只服侍三姑奶奶和姑爺。

姑爺家裏的上下用人多，連我的衣裳也有人洗。

『姑爺那樣溫和，同三姑奶那樣好。誰不羨慕！我天天只在三姑奶的房門外坐着，三姑奶叫我，我就進去。姑爺待人好，說我懂事，五小姊，你沒有看見過三姑奶呵，哪裏知道三姑奶的賢慧。跟三姑奶那樣的人不懂事還行嗎？』

『姑爺說話總是低聲和氣的，沒有向我發過一回脾氣。姑爺生得高高的，却不胖。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姑爺生病了。病非常重，三姑奶和我日夜服侍，還有許多人啦！靠菩薩，姑爺的病好起來了，家裏就燒香還願，哪個不歡喜！』

『過中秋了，殺鴨子，剝栗子，吃月餅。姑爺那天貪看月亮，不知怎麼，受涼了。姑爺又病倒了。什麼好醫生沒有請過？可是醫生不中用，姑爺還沒有過冬就去世了。好人呵！』

『姑爺死了，三姑奶還要命嗎？她哭得三天不吃一粒米，想跟姑爺一陣去。我也想跟三姑奶隨姑爺去，跟姑爺在陰間也是有福氣的。可是家裏的人不許，防得比什麼還嚴，這就沒有辦法啦。替姑爺做過佛事，出過喪，三姑奶也』

就病倒了。

『三姑奶的病只是軟，吃什麼東西都不香。病過了冬，過了年，到了來年的春天，她的病才好。人瘦得只有皮包骨頭了。可憐的三姑奶呵，那樣賢慧的人，怎麼這樣命苦呀？』

『家裏人想了各樣法子來勸三姑奶。她要入庵，家裏不許。就叫了懂事的尼姑來家向三姑奶講經，說人世多麼苦，天堂是多麼樂，人前生作孽，今生要吃苦，要修，若是今生不修，來生還是要修的。她想死的念頭沒有了，要入庵的念頭也沒有了。她會看佛經，就天天在房裏看。姑子們常常來開導她。』

『三姑奶就這麼在家裏守寡了。可憐年紀青青的，才二十一歲呵。苦命的人啦！』

『一年又一年，好幾年過去了。她守着寡，總是那末瘦稜稜的樣子，像一年到頭害小病，臉上發黃，手指細得就同筆桿子一樣。房裏的紅紅綠綠一點也沒有了。她的衣裳有一大半沒有上過身。自從姑爺過世後，有十五隻箱子

沒有開過鎖。

「眼一睜就是多少年。我也長大了，她要我把人家，我哪裏捨得，死也不肯啦！我怕三姑奶要發火了。我要她還准我服侍她，她答應了，我才答應。把人家，我還是服侍她不離身。一呢！我跟她這麼久，摸得着脾氣；二呢，她要什麼東西，只有我曉得在哪裏。我就一直服侍她了，她脾氣那樣好，一點火氣也沒有。」

「後來她不念經了，常常一個人在房裏發呆打坐。我睡在她的外邊套房裏，常常夜裏聽裏邊房裏有聲音，我只聽到什麼東西的聲音，還有腳步響，那自然一定是她的腳步聲音，我想進去看一看，又不敢，連翻身也不敢了。到大亮的時候才聽不到聲音。我起來了，到房裏去打掃，她正在床上睡着。」

「有一天，我看見她淌眼水了。她看見了我，就不再淌。她是心強要好看的人，哭也怕人看見啦。她常常掉眼淚，我知道她的脾氣，不要勸，就自己會好的。」

「有一年四月裏。這麼多年了，真難記呵，有一天，吃過晚飯，天還沒有斷黑，我陪她在花園裏散悶。天上的雲彩有紅有綠，真是好看。我看了真歡喜，就向她說。

「三姑，天上的雲彩多好看呵！」

她答應着「呵。」我以爲她在看，就只顧我自己看了。真好看的雲彩呵。

「可是她沒有看啦。她叫我回去的時候，我看見她兩手摘了許多葉子。她摘葉子幹什麼？只敢想，不敢問。只好跟她回家啦。真想不透她爲什麼要摘兩把葉子帶回去。

「這天晚上，服侍她過後，我說，「三姑，睡吧。」

她說「睡了，你去吧。」

「我出了裏房門，她便關上了門，只聽得一聲「撲，」她把香油燈吹熄了。我睡了。可是三姑奶房內又有聲音啦。我聽着，好像是什麼東西撒在地板

上，輕輕的，又聽見腳步聲，又好像是有指甲觸地板的聲音。我一直聽了好久才睡着。她在做什麼呢？

『第二天，我進房去抹桌子，看見了抽屜裏有一堆葉子，這就是昨天在花園裏摘來的葉子呀，有的上邊還有指甲的印子。後來在椅肚底下又看見了有兩片葉子。』

『我不敢作聲，也不敢問，我把葉子數了一下，整整五十個。』

『有一天有月亮，月亮打窗子照進了三姑奶的房裏。我在這邊門縫偷偷地看。我看見了她把一把紙片子撒在地上，而後輕輕去揀，揀起來了又撒，撒了又揀。她不能睡覺，這樣做，多苦呀！我後來就爲她耽心了，這樣下去不要害病嗎？』

『我又不敢說。她不是平常人，怎好亂講呢。我知道她過的日子是多麼苦了。』

『有一個夏天，她從前面堂屋裏經過，天井下邊睡着一個跟班的，打着

赤膊，仰着朝天。她站住了，呆望了好久。我躲在隔扇的後邊，看見了她的臉上飛紅的，我打驚了，難道她走了殺麼？怕要發生禍事啦！我駭得要叫了。

『天啦！真是天有眼睛呵，她站了一下，望望四周沒有人，就回轉身向後走了。我等了一會，才敢到後頭去，我進了房，看見裏邊的屋門關了起來。我不敢推，只在外邊候着，她一聲叫我就要答應的。她脾氣真怪，無故的把門關上了。』

『我聽見房裏面有聲音了，我嚇了一跳！她怎麼啦？我只聽見她口裏叫着足足的聲音，怎麼，痛了？我又聽見她低低啊喲的聲音了。她是頭痛呢，還是肚子痛？她一定是痛極了。我又聽見她在房裏哭啦！可憐命苦的三姑奶奶呵！』

『房門一直到第二天才開。她病倒在床上了。什麼病呢？她不許我驚動人。只要我把抽屜裏的一塊血布洗了一下。我哪里敢問血是什麼地方來的！』
『呵！不得了，抽屜內還有一把有血腥氣的剪子呵，我把剪子擦乾淨了。我猜透幾分了。到後來才曉得我猜的沒有錯。她用剪子在自己身上戳了，怕』

人呵！天啦，好痛苦！

『她病了好久才好。我常常聽她說要死，她有一次說，

『你看我死了好，還是活了好？陰間總不會這樣了吧？』她的眼水要淌下了。

『我說，』三姑，前生未修完，注定了今生命裏要修。到來生就有福可享了。』

『她聽了這話，就眼水花花地向下淌了。她聲音小得沒有了。她說，』我前生作了什麼孽呢。今生要這樣？我要到陰間去問閻王，問他爲什麼！』

『我說，』三姑，你平平氣吧。天曉得呵。修完了，就是超度了，過了苦海便好了。』

『她從此常常提到死了。她瘦得不成人形，我也爲她打算過世的事了。她不常說話了，從前還想吃什麼東西，這向又不想什麼了。有時候把我叫進去，我去了，她又把話忘記了。有時候說不出話，她就淌淌眼水，她哭，我也就哭

了。

『她有時候夜裏睡不着，就撒一把銅錢在地板上，一個一個的摸，摸半天才摸到一個，多麼吃力耗神呵！摸完了，她又一把撒在地上，銅錢在房裏滾得到處都是。她一個一個的摸，有的時候摸完了，摸累了，就睡。』

『有一次，她真狠心。她自己房裏起着一個水爐子，她睡不着，就把手插到開水壺裏，叫了一聲，痛昏過去，倒在地板上了。我進了房，看見她手上燙了許多泡。我哭了。還是別人聽見我哭才進來把她抱上了床。他們問，我說是水倒了燙的。』

『醫了幾個月，這隻手才醫好了。手好了之後，她的神氣就不對了。她有詩候自言自語，講胡話，她全變了，不是從前那個三姑奶了。我也年紀大了，我的兒子也大了，她把了許多東西給我的兒子，真是說不盡的好呵。好人的命爲什麼這樣苦呢？』

『又過了兩三年吧，她真病倒了。這次真不行了。臨死的時候，人都站在

她旁邊，問她可有什麼話丟下來。她把肩膀露了出來，露出了那個疤，低聲的向他們說，

『「杜丫頭曉得頂清楚了。我家後來再有年青的寡婦，讓她憑自己的意思，不要叫她守寡啦！」』

『她淌了幾點眼水，眼睛一閉，就過世了。那肩膀上的傷是剪子戳的呵，她死了，我叫再也叫不回頭哪！』

沉默了，瑞小姐也聽得感動了，她不但想到前代婦女們的苦，且想到目前婦女的情形，心中有些感慨了。好久，她才說：

『三姑奶奶自己改嫁不好嗎？』

杜奶奶從寧靜的回憶中回復過來，用反對的精神回答道，『五小姐說的是什麼話！你們這樣人家哪里說得上這句話。三姑奶不過是在過世的時
候這麼說啦。她不吃那番苦，哪里有這個牌坊？千古不朽呵！』

她用歆羨的神色指着樹後的貞節牌坊，又說：

「這牌坊是有福氣的人有的啦。三姑奶死了二十多年了，你那時候還沒有出世啦。這棵樹還是當年我種的呢，現在也眼看着長得這麼大了。五小姊，真是眼一睜的功夫，你也長大了。你看三姑奶的牌坊多威風！」

杜奶奶又指着樹後的牌坊。

瑞小姐却不然，她同情地憐恤到三姑奶的悲慘艱苦的過去，覺得這貞節牌坊除了表示過去時代中某一些女性被支配地過了極犧牲痛苦的生
活外，便只是吃人的禮教的結晶。

杜奶奶看着瑞小姐沉思的神色。瑞小姐神往地看着樹幹的下部。一陣輕風吹過，她抬起頭，看見貞節牌坊下的蒿草正披靡擺動着。